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我父亲的光荣



马塞尔·帕尼奥尔著 周国强译

◎柳鸣九 主编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我父亲的光荣

马塞尔·帕尼奥尔著 周国强译

F · 20
丛 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我父亲的光荣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著 周国强 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7.625

字 数:120,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21-4/I·1413

定 价:9.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帕尼奥尔与他的散文杰作

周国强

马塞尔·帕尼奥尔(1895—1974)是法国当代的优秀作家、剧作家、评论家、电影编剧和小说家,于1895年2月28日出生在马赛附近奥巴涅镇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里,母亲是个裁缝。马塞尔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文学院修完他始于马赛的学业,获英语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塔拉斯贡,后在马赛,最后到巴黎孔多塞中学任英语教员。帕尼奥尔在学生时期就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但他的文学生涯却应从戏剧创作算起。1922年,他和保尔·尼伏互合作写成剧本《叔叔》,两年后又合作写成讽刺剧《买卖荣誉的商人》。这两个剧本写得都不成功,并没有谁着手把它们搬上舞台。然而,帕尼奥尔并不服气,反而因此下定决心,放弃了他那英语教师的职位,投身于文学事业。1926年他写成剧本《爵士音乐》,结果还

是不成功。然而,1928年写作的《塞巴兹》(又译《托巴兹》)却使他一举成名。塞巴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私立学校教师,信奉“金钱买不到幸福”这条格言,工作勤勤恳恳。他爱上了校长的女儿,遭到冷酷的拒绝和无情的嘲弄,使他终于抛弃神圣的教师职务投身商海,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财富和地位,这时,“幸福”自动上门,投入他的怀抱。作者用浅显明快的语言揭露和讽刺了以金钱为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客的腐败和商贾的卑劣。作品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也为帕尼奥尔的创作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接着,帕尼奥尔顺着这条创作道路写下了马赛三部曲:《马利尤斯》(1928)、《法妮》(1929)和《凯撒》(1931)。俏皮诙谐的语言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使帕尼奥尔声名大噪。这三个剧本奠定了他剧作家的地位,然而,他却迅速转向,编写电影剧本,因为他发现电影比话剧更富创造性和表现力,更能发挥他的才华。他的马赛三部曲于1931至1933年间先后搬上银幕。嗣后,他又编导了一系列深受观众欢迎的、十分成功的影片,如《面包师之妻》(1938)、《挖井人之女》(1940)等。直至1953年,他才以场面恢宏的《犹太》返回舞台。然而,他未能获得马赛三部曲时代的剧作家帕尼奥尔所取得的成就和光辉。

1946年,马塞尔·帕尼奥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个当选为院士的电影制片人。这以

后他曾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尼的诗作，分别于1947年和1958年出版，这两部作品说明了他在诗学上的造诣。

然而，1957年以后，使他的声名再度崛起的却是他以童年生活为题材的回忆录式的小说：《我父亲的光荣》(1957)、《我母亲的城堡》(1957)和《秘密的时代》(1960)，以及到他突然去世(1974年4月18日)后才发表的《爱情的时代》(1977)。评论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这几部回忆录式的小说，其成就超过了这位著名剧作家以往写下的所有作品。

法国文学评论家乔治·培尔蒙把《我父亲的光荣》列入他所推荐的“从1945到1980年间出版的三十部最佳法国小说”书目。他在提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说它们“为法国大众文学增添了新的经典作品”。他说：“帕尼奥尔的童年三部曲里，《我父亲的光荣》是第一部，也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它行文流畅易懂，且明朗而芬芳，犹如普罗旺斯的天宇和空气。这部作品不只是童年回忆，而且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说，书中人物各有各的戏，都处于一定的情势之中。小说写一个家庭，实际上却活生生地再现了整个法国。那个时候的法国人信教，拥护共和制，过着幸福的生活。”接着，培尔蒙不无遗憾地加了一句：“今天，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印象已经淡薄了。”

培尔蒙先是从艺术手法上对这部小说加以肯

定，然后提到它的主题。然而，他所表示遗憾的，也许正是这部小说如此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帕尼奥尔说：“因为我现在有了小孙孙，所以我经常想讲讲故事。讲故事是当爷爷的天然的职司，或许还是他们最大的长处。”

然而，正是这种给孙儿辈讲述的故事，勾起了爷爷们的怀旧，使他们的脑海里也泛起了自己温馨的童年经历。帕尼奥尔说：“世上的小男孩，不管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时代的，他们遭遇的难题是一样的，他们同样都曾调皮捣蛋，他们也有过同样的爱。”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人类刚经过两场世界性的自相残杀，耳畔仿佛还响着隆隆的炮火声，空气中依然残存着硝烟味，眼前总浮现起残酷血腥的场景。帕尼奥尔的童年回忆所给予他们的仿佛正是他们丢失的珍宝，帮助他们唤回了那种恬谧的感觉。

小说描述本世纪初法国南方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没什么大的起伏跌宕，因为他们都是小人物，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裁缝。他们收入微薄，但他们有自己的信条；他们生活得很平静，很甜美，因为他们有爱；他们要求的不多，所以他们总是满足的。他们去山里度假，狩猎期到了，父亲用破枪打到了猎人们梦寐以求的猎物，赢得了人们的钦佩，使用新枪打猎的姨父骄傲不起来了，这便是在这普通家庭中发生的了不起的大事。整个故事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小

树，不壮观，不惊天动地，但是很美。和平的美。

小说中提到的确实是些十分普通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听到、看到、感受到过的东西，然而，经作家巧手调制便成了佳品，令人解颐、让人忍俊不禁之处层出不穷。而且它们不是那种插科打诨的笑料，而是幽默，是抒情加幽默。这是法兰西文学的一个传统，在近代的法朗士、阿雷纳、都德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的法兰西民族的灵气，在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也无不闪烁着这种灵气，这也正是法兰西文学的特色。

用鸡鸭鱼肉做出美味佳肴容易，用青菜萝卜做出美味佳肴就难了。帕尼奥尔使用的便是青菜萝卜，除了靠他的技巧，还能依靠什么？他的语言仿佛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便是用这种具有神奇魔力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本世纪初普罗旺斯纯净得清明透亮的天宇和沁人肺腑的空气，描述出普罗旺斯人的热情和爱憎，表现出那种渐渐被时代所遗弃的安贫乐道的哲理。过去的一代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但他们确实对此感到亲切。然而，翻开这本书我们便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把我们带进遗忘已久的，或者虽然不能遗忘、却也难以回去的童年王国。

这部小说的语言清新明快、富有诗意，作者运用语言的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高度，使小说像一件语言艺术的精品，在现当代文学中十分难

得。然而，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流虞之处肯定很多，尚有待于改进。

目 次

帕尼奥尔与他的散文杰作(译本序) 周国强

我父亲的光荣 1

作者简介 周国强

我父亲的光荣

——童年回忆录

Marcel PAGNOL:

La GLolre de Mon pè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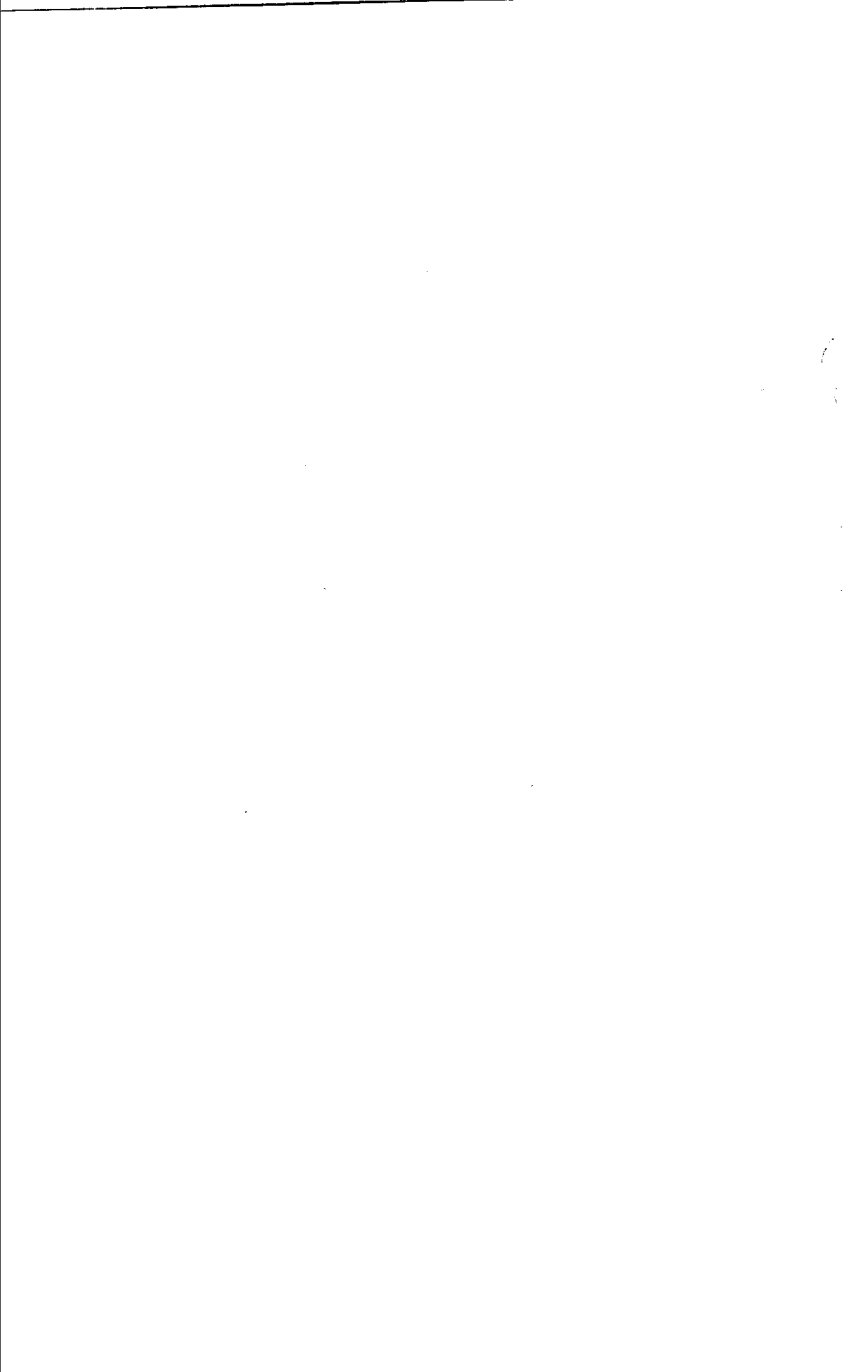
—Souvenirs d'enfance Gallimard,

根据 Presses Rocket 1979 年版本译出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资助, 谨致谢意。

“记念我的亲人们。”

马·帕



前 言

倘使那几篇蹩脚论文不算的话,我这是第一次写散文。

我觉得,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迥异的文学体裁:吟唱出来的诗歌,道白出来的戏剧和撰写出来的散文。

使我感到悚惧的倒绝不是选词用语,也不是那些难以把握的语法问题,这最终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是小说家的处境,以及显得更岌岌可危的回忆录作者的处境。

讲自己是挺困难的。作者说到自己的坏处,我们很乐意地便统统信以为真。而他的点滴好处,要我们接受下来,还非得证据确凿不可,而且还遗憾这些优点没有留待别人去说。

在这部回忆录里,我将既不说自己好,也不说自己坏;我说的不是我,而是不再是我的那个孩子。他是我似曾相识的一个小人物,已经融化在时间的蓝天里,宛如不留形骸地消失了的麻雀。况且,他也不是这部书的主角,而只是一些琐事的见证。

然而却由我来撰写他的故事。年近花甲,还在改弦易辙,实在是够轻率的。

戏剧语言借演员的口道白出来，它应该像是演员即席而发，答词也应该立即就被听懂，因为它一旦被听懂，这句话也就白说了。另一方面，它不能作为文笔的典范，它不是作家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

剧作者的风格存在于他对人物的选择中和他赋予人物的情感以及情节的措置上。至于他个人的地位则应始终有所节制。他最好缄默！一旦他想让观众听到自己的声音，戏剧情节的生动性便会遭到彻底破坏。他不应走出后台。我们用不着他的意见，假若他想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演员可以代他来对我们说，演员将把他的感情和思想灌输给我们，使我们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作家的处境无疑就比较困难。

说话的人不再是莱缪^①，而是我。我将通过写作这个唯一的途径，将自己完全彻底公诸于世。如果我不直截了当开诚布公，也即不顾任何廉耻，那我就会是浪费时间、糟蹋纸张。

因而作家就得走出后台，面对读者坐下，让读者盯着瞅上两三个钟头。想到这，我很是担心，久久不敢动笔。

① 法国著名演员。1929年在本书作者的名剧《马利尤斯》中扮演凯撒，从此出名，后又在本书作者的其它剧作，如《面包师的妻子》中扮演角色，均比较成功。——译注。

然而，我考察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戏剧观众戴假领、打领带，穿着英国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服装。

他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花了很多钱到我这里来。最后，他还不是一个人，他有邻座，他观察他的邻座，他的邻座观察他。所以，他关心的不只是我的演员们扮演的角色，而且是他自己扮演的角色，他自己在扮演聪明高贵的观众这个人物。

他始终在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常常他笑，或者鼓掌，于是，侧身后台的作者便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有的时候，他咳嗽、擤鼻涕、窃窃低语、喝倒彩、走了。作者再也不敢看任何人，他灰心丧气，听朋友们作些总是很巧妙的解释。结果是他不到夜总会去吃夜宵了。

读者——我指的是真正的读者——几乎总是一位朋友。

他去选择书籍，把书挟上带走，把它请到自己家里。

他将坐在自己喜爱的角落里，在他熟悉的环境中，默默地阅读这部书。

他将独自读它，还不容许别人凑到他肩头上来一起读。他大概会穿着睡衣便袍，手中握着烟斗，真心诚意。

这并非就是说他肯定会喜欢这本书。也许读到